



Mingna

明娜

【下】

19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nthology

[丹麦] 卡尔·阿道尔夫·吉耶勒卢普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二天，明娜把她要寄给斯提芬逊的信抄了一份给我看。

我们一同在凉亭看信，因为她一个“根本不该那个样子的”姨妈来了，明娜尽可能不让我们两个跟她为伴。

那封信平服了我的情感，因为它似乎以很适当的方式使一切误解结束。信中既无怨言亦无任何感伤，同时也出乎我意料的尊严与平静。

在莱丹，我有时盼望着跟明娜在她自己美丽的本城散步，于是我现在求她不要耽误了。

我们穿过几条相当平凡的街巷，每条都大致相似，全面用石板铺起的人行道，既无水沟，又无地窖梯，使我这个丹麦人所得的印

象比意料中的这类区域要干净。二层的房屋只有在灰或黄的色度中略有变化；但时而会有一座屋顶宽广下沉的低矮建筑，屋顶下方有许多真正萨克森式的花格窗向下窥望；窗子呈半闭的眼形，而连成一线看来，则使瓦片屋顶形如长条波浪。这些低矮建筑是旧农场里的住房，证明不很久以前这一带还是城郊。

处处都有既舒适又自在的气氛。楼下一个打开的窗子里，一个年轻的妇人在哺乳；街对面，阳光中的二楼窗口，一个着衬衫的男人在抽烟斗，看着邻居的屋顶，因为那屋脊上有一只小心翼翼走路的白猫。一个衣装考究的、看起来像学生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杯子里端着冒泡的啤酒，这是他从街角的酒店买来的。

房前游戏的孩子们跟明娜打招呼，一个三四岁、卷发、满脸笑涡的顽皮小女孩飞跑过来，她的裸腿弯得像刀似的；她一直在旁边逗闹着，直至明娜把她赶入一条小巷，把她捉住。

大一点的孩子们的注视则不那般悦人。一个个子高、没带帽子、袜子脏、拖鞋破的女孩一直不停在明娜后面喊：“他是谁？”一个鞋匠的儿子走在路中央，让我吃惊的吹着“仲夏夜之梦”中的演员进行曲的口哨；他必然觉得我有点什么地方像犹太人，因为他突然不吹口哨，在我后面喊“ltzig”。有时候，所有的声音都被巨大的篷车掩过，琵琶桶状的帆布篷顶左右摆动，几乎高达二楼窗口；两匹粗颈厚臀笨重的马，用缓慢的、半睡眠的步子拖着前进。同时摇着缰

绳上和马鬃上闪亮的铜饰；链子克朗响，轮子发支嘎声，在沉重的压力下，路上的石子也发出呻吟，致令人想塞起耳朵。于我，这都并非新鲜，但有明娜为伴，它们都含蕴了不同的、亲切的意义，因为连最小的细节我都用爱来聆听着，因为这些跟明娜那么接近，自她见时即是她生长的环境，即构成了她的印象的一部分。这旧城的安适突然被铸币街切断了；这条街是住宅区的现代动脉，脉动着车辆，衣装悦目的群众和漂亮的店铺。我们从此走入宽阔的新街道，其中除了一些孤独的行人和缓行的出租马车外，几乎是空寂的。阳台上成行的花在灰色的墙壁衬托下亮丽地开放。几乎没有店铺；每隔一两家门口上就写着“膳宿公寓”或“Hotel garni”^①。这不合我们口味；我们要去的是别墅区，以便去“猎房子”；我们很想采取最短的捷径，只是长方形的街区怎么走长度都一样。

不久我们就走到细石子路的枫林小巷，这里有黑色的刺槐，银色的白杨，透明的桦树梢，以及法国梧桐、酸橙和铜叶山毛棒的叶子织成的巨大圆顶，还有种种稀有的乔木和灌木高耸在栏杆、树篱与矮墙之上。雕像不时在花丛与树影间露出白色的肢体。泉水在沃绿的枝叶间拨溅。别墅一栋过去又是一栋，将宫殿的堂皇与乡野的纯朴糅合为一，而灰黄色沙岩的精美正面犹然闪耀着晶亮的沙粒。巨大的玻璃窗开着的，乳色的网状外帘温柔拂动，而幽暗的窗

① 法文，有家具的房间。

内则隐约可见玻璃的枝形灯架在透着晶光，或金色框架的边缘在幽然发亮。

在一处由多利克式的柱子、庞贝式的彩绘墙和卡塞特式的天花板构成的凉廊中，有人在喝咖啡。一座双之字形、围绕着观花植物的楼梯下，一个苗条女士臂挽骑装，由一位着青铜色天鹅绒的卫士在护送。有篷的车道在靠房子的一边形成优美的走廊，系仿戴斯蒂别墅之作；车道上一辆四轮马车在等待，两匹栗色马急躁地跳跃，用前蹄刨红色砾石。

这种有篷的车道特别让我们喜欢，而铁和玻璃的建筑则无论如何不会让我们满足。我们决定，当这些奢侈的计划得以实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辆马车。成对的栗色马非常讨我们喜欢；但同时我们也十分喜欢一对黑的。自然，别墅的格式让我们做了许多考虑，而我们的喜好相投，共同偏好不过分富丽的文艺复兴时代建筑。在公园的转角处我们终于见到了一栋理想的。那是一栋相当大而厚重的建筑，表现着真正的贵族式的单纯，毫无轻薄矫作之气，各方面的比例都庄严高贵；几乎系是出自桑波^①或他最得意的门生之手。

“就是这栋，我们的别墅！”明娜立刻叫道。为这空中楼阁，她欢快地大笑，但我却已十分认真考虑。毕竟，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我所献身的艺术并非不能赚钱的一行；再者，我有富裕的亲戚，可

① G. Semper (1803 - 1879)，德国建筑家。

能会有所继承。而且，在努力工作一生之后，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过富裕的退休生活呢？我年轻的勇气似乎含藏着无限的力量。由于我知道自己拥有年轻人所拥有的一切，我的意念与梦想使转向成年人的目标：积极工作的辉煌成就。明娜的怀疑几乎使我感到受伤，因为那是对我的能力的不信任。

“不是，说真的，海拉德，我不相信我适合那么奢侈的生活，想想看，这样一栋房子有多少事情要做——你必须管那么多仆人。那么多钱也会让我老是担心，怕用得不得当，而且，一定还要常常宴客。的确这些跟我都不相宜，而掌理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家我会更快乐得多。所以，我一点也不羡慕有钱人，倒是觉得让那些适合过有钱生活的人享受这些奢侈好得多。但是在我自私的时候我会想象这一切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为的是我跟你散步时可以观赏那么多好东西，好让我们有理由胡言乱语。”

我们沿着动物园漫步，走入“大花园”，选择行人最少的林径，在高耸的松树与巨大的橡树之间蜿蜒。最后我们坐在一座小丘上，向北，面对着赫丘利斯街的优美景致，漂亮的酸橙连绵成行，阴影洒在我们前方尚有残埂的农田上。向左，易北河的彼岸矗立的高冈、树木丛生的河岸和山谷，加上错落的别墅与村舍，几乎形成了花园与房屋的连线。陡峭的山坡被台地与葡萄园的围墙切成梯状，高处的农舍，由意大利白杨围绕，则星星点点；高地上有葡萄园工人的小屋，看起来像小小的守望塔。这些景观连连绵绵不断反复，越远

越密，越模糊，终于在山坡与平地逐渐接近之处，融成一片。平地则在蓝色的氤氲中越伸越远，在模糊遥远之处，烟气迷蒙的山岳则如天空中向下悬垂的沉积物，而不像从地面上升的东西。但当地上的阴影渐长，山的轮廓就更觉清楚，在其中，我们辨认出百合岩熟悉的侧影。右方洛希维兹岸边的玻璃窗如舞台灯刚刚开始点起，在其下方一线更为明亮的部分，我们则分辨出那采石场。在这如此之小、小得可以画在小拇指的指甲上的山景里，我们竟能用针尖指出何处是存在着我们如此之欢乐的地点，想来真是奇妙。我俩默然双手相握，一边凝视，一边满眼含泪。我们两个都觉得那田园诗像脆弱的小花长在那里，禁不起移植；我们把它放在那里了，只有在那里才能重新找到它。这时，无可抑制的乡愁充塞了我们两个，也把我们结合为一。

虽然我们离开那里只有数日，虽然我们现在共坐一处，和那时一样快乐，又虽然我们在展望着快乐的结合——我们都觉得那远远的百合岩似乎是我们的失乐园，在落日余晖中向我们昭示小片的玫瑰云如丘比特的羽毛在明亮无色的天空漂浮，一点点在夜的温柔翅膀下消失，而我们则仍挽臂而坐。

这种回顾往事时不断的哀伤，可是记忆中所本具的力量？因欲把往事理想化而呈现的反映？或者是从人心无止息的恐惧发出？——因为对未知的命运我们永不确定，环境稍变，即可夺去人

的一切，所留下的只是经验过的往事；这种不确定性不但从外在威胁我们，而且，或许只有我们内在的自我隐藏的核心在极为稀有的时刻的偶尔扩张，始可与之相。

① 太阳升起时，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自出一抹红光；才大二集。

（明娜）

我那时曾去过那里，记得我说过：“阿里山这地方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那时啊！真有趣，那山风和阳光最美丽。木头的房子干爽又舒适。

”，还有一首自传诗中“诗画图实景”句大

画已因静寂，那山风最美丽，那山风最美丽，那山风最美丽，那山风最美丽。

，升起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自出一抹红光；才大二集。

，那时啊！真有趣，那山风和阳光最美丽。木头的房子干爽又舒适。

明娜：太阳升起时，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自出一抹红光；才大二集。

（明娜）

4

第二天下午我们刚一出门，明娜就抱住我的胳膊，把我很快地拉转身。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吗？要去外城^①，我要去看看你告诉我的一切关于建筑的艺术，尤其是洛可可风格的。现在我们要在伟大的‘真实图画书’中去亲自看一看。”

那一天以及此后许多个美丽的午后我们都去外城，这楼阁与画廊的皇宫，它是一部石材的史诗；传自喜爱生活及其乐趣的时代，那时候，人只要一种诗，就是实质的诗，在这诗中，人可以活动、

① Zwinger 德文，原意为中世纪城堡或城市的主城墙与外城墙和壕沟之间的一条狭窄空间。



享受、饮酒、舞蹈、击剑、爱、骑马，在露天的泉池沐浴。后来恢
无生气的帝国，教育它没有创造性的子孙去轻视这伟大的成就；但
现在它的荣光已被重新认取。外城，那似乎由萨克森精灵所建，由
爱着艺术之牧羊神所引导……

其他的日子我们拜访从莱丹过来的神圣的女主人：“易北妈妈”，
我们到她的城中居所，在那里，她住在庄丽的、被三座桥梁的柱子
分为两边的欢宴厅堂之间。在著名的“水沼台地”我们尽情地沉醉
于落日的灿烂中，种种金属性的光芒在河水的粼波中互相交织，直
至在蓝色的葡萄藤山前弯成一杆金弓而逝。有时我们则在码头散步，
那长列卷曲的小白杨像从儿童玩具盒中取出。

我记得有一个阴天，太阳在最后一分钟突出了云封，突然照亮
了窗子，而窗子的倒影也一时落入河中，就似易北妈妈把她所有欢
宴的厅堂都揭幕——犹如纯金浮雕的弯曲柱廊。

有一次我们乘小汽船前在多藤而田园诗般的洛希维兹，“唐·卡
罗斯”的本镇。还有一次前往它邻近的布莱斯维兹的席勒花园，彼
处，“华伦斯坦营”的葛斯提尔曾经住过。

回家从城区走过时，明娜通常都要买些我们晚饭吃的东西。当
她在干净的香肠店大理石的柜台上配置食物的时候，我通常都站在
外面等待。

一天晚上，当我们散步良久回家，她母亲已经外出，而明娜没
带钥匙。我们两个都极饿，由于我们有温热的香肠在手，便毫不犹

豫地采取步骤：明娜向一边街角的面包店去，我则向另一边街角的啤酒店。我们欢呼地各自带回一条“Zeilen - Semmel”和一大杯“Kulmbacher”^①，就在黑暗的凉亭中边闹边笑边吃边喝起来，这是我一生最好的一次晚餐。

我们没有去过画廊。明娜从没有提过，而我也不敢建议，以免引起痛苦的回忆。但我们经常去看优美的石膏模型展，古代各阶段的艺术得到十分良好的复制。

明娜的本能美感和她原创的批评力令我吃惊。Aginets 不论被杀或杀人时都呈现着微笑，让她觉得有趣，但在身体与动作方面，这组雕像的手法却又让她觉得十分进步了。有生以来她第一次发觉到，某些艺术在某些方面可能已达完美阶段，但在另一些方面可能还在幼稚的摸索，她问，在我们所认为的完美艺术中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只不过程度较不明显。

在巴台农神庙中，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山墙上的人体躯干，但令她吃惊的还是后期古典艺术中的杰作：《高卢人》，《磨坊工人》，《米罗的维纳斯》——大部分其他的爱神雕像她则无动于衷地走过。她指给我看许多我自己原先并未注意到的细节，那像实物的手与脚，并说现代艺术家的雕像则往往太“美”了。

有时会唤起她个人的关怀：“有这样又直又美的希腊鼻多好啊，”

① 德文，Zeilen - Semmel，长面包，Kulmbacher 山猪，啤酒名。

她不止一次地叹道，“那你就一定会更爱我。噢，真的，你非更爱不行。”

在细看许多女神雕像以后，她又提出：“可是她们也没有那么很细的胳膊呀！”

“为什么她们要有细胳膊呢？”

“我觉得粗胳膊难看。”她回答，一边转头，而脸已潮红。

但城中我们能够享受到的艺术中，让我们欣喜若狂的还是华格纳的“瓦尔克莉艾”^①。那两个渥尔松人高贵且忧伤的爱情由优美的音乐而升华，其中的热情具有永恒的清澈深沉。它如何透彻地穿入我们的画魂，在无尽的同情中，将我们结合为一！我们的爱情在这天国之韵律的溪流中像水仙一样映见其自身！且爱着其自身。

开始时，我们偶尔互相小声赞叹，但终致全然沉默了。

在冬日霜寒的旷野，

我首度寻见我的友人。

这句话唱出时，明娜紧握我手。

其后，席格琳德以只有华格纳才能赋予的悲情，清晰地，每个字都历历在耳地唱出如下的乐句：

^① Valkyrie，原意为“被杀者之选择者”；北欧神话中，大神欧丁的女仆；引领阵亡将士灵魂至英灵殿，并于此事奉之。

你开朗之额，

如何明净宽阔；

你鬓角之脉，

如何明彻；

我情激沸动。

安息于迷惑——

她看我一眼，而我知道，当我在临终的床上将为这一眼深动于心。最后，当幕不是“落下”而且拉合的时候……噢，我到现在仍可看她站在包厢里，用尽一切力量鼓掌，眼闪泪珠，潮红的脸上则泪痕斑斑，比我见过她的任何时候都更动人，比此前此后任何时候所看到的任何事物都更具精神之美！

我们走入门厅，在近晚的光线中，大理石的列柱与墙壁闪着幽光。到处是衣冠楚楚的人士。明娜的衣装相当平凡，但并不平凡到显目的程度，可是也让许多人投以眼光了。她则过于感动，不会为此忧烦，甚至连注意亦未曾。

我们走出来，到阳台上。温和的夏日空气令人清新。美丽的广场，由巨大的建筑围绕，静静卧于足下，空寂无人，而易北河桥则人潮蜂拥。长满树木的高地沐浴在阳光中，看似很近。一阵无尽的幸福与丰富之感溢满我心。

“你在叹息!”依在我身上的明娜说。

“只因我太快乐了，超乎我应得的部分。”我回答，“你可知道，我向你求婚可能是由于我的冒昧?”

她带着疑问的微笑看我。

“由于我那时还不完全了解你，我理当等待，等到像我现在这样对你了解。我天天都发现新的宝藏。我越来越富有了。”

明娜未发一言，只把我的胳膊紧紧抱在怀中。

赫兹太太极为担忧，认为一两个星期之后再见我们较好，但那老人不听：“可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为了我？就像我什么人也不能见似的！当然他们明天要来，如果我累了，我会叫他们回去。因为我最近晚上累得比较早。”他这样对我解释。

182

就前往旧城的中心，在那里，你仍有福气看到古老的洛可可房屋和巴洛克风格的小宫殿。洛可可建筑屋顶不规则，而装饰物则呈螺贝形。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半露柱的正面饰以圆雕饰，圆雕饰中则可以看到马尔斯或雅典娜的雕像，戴着头盔和长假发。这些优美的建筑之间，则是较为平凡的房屋，风格不确定，但彻底属于德国性格，它们安适的凸窗沿街形成成列的橱子，在街角的地方则构成六角体，以优美的倒立圆锥自下收束，像凤梨的皮，顶端则结为大球。有些这类的房子装饰以灰泥粉刷的花环，或用石头雕成的幕帷，从窗上挂下，有时你还会见到装饰着如此粗壮的天使的中楣，上面又涂了如此厚重的漆，以致你初看之下以为是白菜，苹果和大树枝。

那对老夫妇就住在四街相遇的这样一栋街角的房子里。乡村的货车，火车站的货车以及种种车辆都在这里整日穿梭，而显然就是这繁忙的交通使这位哥尼斯堡的老商人选中了此地，他宁住这里，而不要虽清新但沉闷的地方。

咖啡桌摆在赫兹的书房，他喜欢此处，而少去起居间，他常叫他太太拿着毛线到这间编织。房间大小中等，家具系桃花心木，没有舒适的椅子，一张扶手椅系从起居间搬来。

一张普通的、有八只细腿的写字台依墙而立，并排的尚有一张烟草桌，一个书架；正对面，是一张与康德的画像里同样的书桌（那张古老的彩色印刷已经又挂回写字台上方的老地方了）。书桌的两边各有一张名贵的油画，系年轻时代的贝多芬和弗德列大帝，大

小如真人一般。书桌的上方则挂着几幅金属版的影印绘画，然而，除了金属的亮点以外，却分辨不出任何形象。

在书橱的玻璃门后，并没有任何特别夺目的封皮，只有皮面的，或又破又脏的硬纸面的，但其中所藏的却都是原始版本，中央的一层则是许多歌德的著作以及席勒的全部作品，从“祖特改革版”的“强盗”——章首用直立的狮子做花饰，并有铭文“Intiran-nos”——到威廉泰尔”——其中有席勒亲自写的献词。我们把几本拿出来看，不是为了好奇，因为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打开这个书橱，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做总是让那老人高兴。

明娜也获准打开一个锁着的抽屉，显出了最珍贵的宝藏——是席勒送给康德的鼻烟盒，相当大，圆柱形，盒盖上仿画着葛拉夫为席勒所作的画像。镶制优美。赫兹发现这幅画跟至为微不足道的我有相似之处——尤其是长颈和长鼻，这个发现使明娜如此高兴，以致吻起他来。

雨开始落下，屋内突然暗如黄昏。燃烧在铜锅周围的酒精蓝焰照在老人的白须上，当他说话的时候，则照着他濡湿的下唇，他说得慢，微带大舌音，因咳嗽而时时间断。他说起在里加的故事，他曾在那里学过两三年买卖。在证券交易所中有一个老规矩，破产者须坐在一把忏悔凳上，同时敲丧钟，以作为精神上的刑罚。

“这种老规矩可能好笑，又听起来野蛮，”他说，“但也许其中有它的好处。摩西斯·梅叶不得不止付他的款项那天，我记得多么